

寻找高湖

洪伟辟◎著

文丛

白生光

晋江散文：绚烂之后是成熟

新时期晋江的散文创作也以庞大的规模经营、与诗歌

从章一起成为晋江文学现象中快意江湖的、双剑、晋江

散文作家群业近形成。新时期晋江散文更具有两个审美趋向

其一，以激情的笔调抒发对乡土的热爱，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其二，以沉静的笔调感悟人生，充满哲理思辨色彩。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寻找高湖

洪伟辟◎著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高湖 / 洪伟辟著. — 福州 :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2010.1

(星光文丛)

ISBN 978-7-80691-577-6

I. ①寻… II. ①洪…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19276号

责任编辑: 陈月生

装帧设计: 林鸿明

封面摄影: 黄荣钦

封面题字: 洪伟辟

星光文丛

寻找高湖

著 者: 洪伟辟

出版发行: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76号出版中心12层

网 址: www.hcsy.net.cn

邮 编: 350001

印 刷: 泉州市鲤城七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100

书 号: ISBN 978-7-80691-577-6

定 价: 96.00元 (全套5册)

一花一叶都是一个新的世界

——读伟辟君的第一本散文集

李灿煌

知我者，伟辟君也。他曾是我的好邻居、好同事、好上司。退休了，常来问病，参议治病事，带来友情的春温暖意。相识30年，未尝衔杯酒，输一赘，淡交的每一个日子都值得珍惜。友谊是滋养生命的甘露。没有友谊的心灵是荒芜的。我一介布衣，无功名，无文名，只喜欢为朋友著书立说鼓与呼，未敢为朋友写跋作序。明代有一位学者说：“兄弟是天然的朋友，朋友是后来的兄弟。”伟辟君款契以诚，相与以心，无异手足，不亦兄弟乎！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即将付梓，写几句非关序的话，即使有多言僭事之嫌，也是兄弟的一点情意。

君是画家、书家，诗词联语也写得别具韵致。他平时少为文，却骤然给朋友们带来意外的惊喜，他激情洋溢地写起散文来，且一写而不可收，很快拥有了读者。《受伤的虺湖》在《晋江经济报》副刊一登出，反响强烈，这不就是读者喜欢上了他的文字！

我有眼福。他每写完一篇文章，都让我先睹为快。我能觉察到，有一种欲罢不能的写作欲望在他的胸中汹涌，在他的笔端流泻，裹挟着他的心语情语，注进字里行间。散文，可记事，可抒情，一篇好的散文必是情与事交融而入“境”的。伟辟君长于叙事，擅

于捕捉细节，但不失情在其中。他不以恍惚迷离的词采装饰门面，使人感到自然、质朴的艺术魅力。于是，我们能从他的作品中读到来自生活的悲欢喜乐，触摸到时代的脉搏、人性的本真，有补于世道人心。读他的文章，就像一拨人坐成一堆听他说古谈今，行云流水，滔滔不绝，意趣油生。看似寻常话语，亟须文字功力。

我们有幸与历史同行到了 21 世纪，有幸看到那么足以令人驰目骋怀的碧海蓝天。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阳光下的一花一叶都是一个新的世界。无论走到哪里，心总痒痒的，手总痒痒的，能不写吗？写“大江东去”也好，写“杨柳岸晓风残月”也好，不拘一格，各领风骚。就这样，伟辟君写出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他以纯朴、真切的语言，娓娓动听的叙事或抒情，描摹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让他的读者找寻到与他心灵共通的东西，我以为这就是他的成功处。

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说：“友谊在感情方面使人出于烈风暴雨而入于光天化日，而在理智方面又能使人从黑暗和乱想入于白昼。”友谊如此，散文写作何尝不是如此。伟辟君是个很有悟性的作家，深信他不会有负读者对他有更殷切的期望。

目 录

寻找高湖	(1)
外婆家的围头湾	(7)
受伤的鳊湖	(12)
蓝色的大榕树	(18)
我家的大白狗	(23)
盼望过节	(30)
和谐的祷告声	(39)
伯父往事	(48)
丙婶婆婆的一家	(58)
苦尽甘来好黄昏	(65)
浪子阿协	(72)
担承命运的一切坎坷	(79)
爱心种福田	(95)
福地福人居	(100)
闲步在千年古桥上的百岁老人	(104)
与人为善 润物无声	(113)
因画而生 以画为友	(116)
踏遍青山人未老	(125)

不买胭脂画牡丹	(131)
痴情艺术 求索不止	(138)
春风得意马蹄疾	(141)
出没风波好化龙	(146)
最忆是西湖	(152)
星洲共话“八二三”	(160)
华侨义山	(167)
马来西亚纪游	(173)
神秘的戛纳斯湖	(185)
重游三峡随感	(193)
姑苏城外寒山寺	(199)
仙山话梦	(204)
避暑山庄·西柏坡	(210)
跋	(216)

寻找高湖

高湖在哪里？

高湖不是湖，是我的故乡，其实无须找寻。它位于英林和金井两个镇的接壤处，是晋江市有名的经济发达村。

上世纪 90 年代初，高湖村就已荣获省级文明村的称号。这“文明”两字，既宣示村民们继承了海滨邹鲁之遗风，更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夜吹绿，十年致富，由一个贫瘠的乡村跃为驰誉四方的服装业基地。随着晋江的撤县设市，千百年来面对红土背朝天的农民们，结束了单一的农耕生涯，正迈开大步，走向小康。

汽车沿着宽坦的水泥路徐徐进村，迎面不断有各种款式的小轿车、摩托车飞驰而过，更有满载货物的重型车和拖拉机，轰轰然穿梭往来，突突突地喷吐乌烟废气，有时呛得人要屏住呼吸。环村公路两侧，一座座设计奇巧、造型诡异的高楼，只要看一看镌刻在大门柱上那冠以业主大名的对联，就知道这是谁的新居了。公司和工厂则在最显眼处镂上闪闪发光的铜字或厂徽，金碧辉煌很是醒目，也很有广告效应，但总觉得欠缺一点往日的芳菲野趣……幸而村外的红土地有人承包栽种龙眼和芒果，稍补村子周围失去的许多青绿。村北的迥澜小学是我的母校，书声朗

朗、桃李欣欣,50年前老师用竹板子打我的手心却是我此时温馨的回忆;村南的天寿寺,香烟缭绕,更有碑林一处,广纳骚人墨客的题咏;文化中心大楼前,高峰篮球队正在为连续第四次夺得全市村级篮球赛冠军而作赛前训练,在籍人口不上3000的村子,居然有5个露天灯光球场!由此一斑,可见高湖的经济能力和精神风貌。

我很想好好地画一幅故乡,但不知为什么老是迟迟下不了笔,在我的心中,好像另有一个高湖,一个柔风暖日、绕绿隐青、有一个湖的高湖。

高湖在那里?

这些年,我常在梦中穿越喧闹的车流、飞卷的尘烟,苦苦寻找我儿时的故乡高湖——高湖的水,高湖的天,高湖孕育出来的许多故事和人物……

那时,村里只有百多户人家,不足千人,房屋坐东朝西,一排排井然有序,其间有几座中西合璧的侨建楼房,很和谐地与村庄融为一体。在坡上放牛的我,看着蓝天白云、红墙碧树和屋顶飘起的缕缕炊烟,觉得是那么清新,那么恬静,那么自然入画……村前的低洼处是一片百多亩的良田,土质很粘,有别于四围坡地上的赤土金砂格,不管是插秧或播芋,倘或种上地瓜和花生,都是年年丰产,这片田叫“门口田”,又有人叫它“湖田”。田中有7个池塘,最大的叫大塘,靠西的叫西塘,东面是“菜堂窟”;东南楔入村前的那口池,因池前有家当铺,所以就叫“典当窟”。池塘之间都有沟渠互通,如脉络纵横,每逢暴雨,大水会沿着这些沟渠汇入典当窟的“水关”经桥沟流出。桥沟一丈多宽,蜿蜒曲折地穿过大半个村子朝东南走去,所经过的路段,有一座座用巨大条石

铺盖而成的平桥,如七板桥、三板桥、宫后桥、书房桥等等,沟也因桥而得名。这桥沟很美,素有“曲水迴澜”之称,坐落在沟畔的书房,匾额上就用宝石蓝的瓷片镶嵌着“迴澜居”3个大字。

儿时的高湖,池水常满,沟渠长流,偶来兴趣,邀约同伴小友,堵上小沟的一段,戽干水后便有鱼虾可捉。阴雨天,常可见二三钓竿从芦苇丛中伸出,原来是篷笠蓑衣的垂钓者正静静地等候鱼儿上钩。每当芦花开放时,就像一条条白色的飘带洒向池边,真是好看。夜里,树上的小鸟刚刚入静,田里的青蛙就鼓噪起来,和鸣之声此起彼伏,惊得萤火虫四散飞扬,星星点点,忽高忽低,十分引人。月光下,堂兄还会拿出用芦苇秆子做成的芦笛,嘟嘟地吹起来,我们则合着曲调的节奏,唱起“月娘月光光”的童谣,一遇阴天,就变换曲子:

天黑黑,要落雨,
海龙王,要娶某(妻),
龟吹箫,鳖打鼓,
水鸡(青蛙)扛轿目吐吐,
田螺举旗叫辛苦,
火萤挑灯来照路……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经常用学校里捡来的粉笔头,把心中的美景一一地画在家里的大石岑上,虽是信手涂鸦,可也有人看得入神,就是那长年穿着一袭长衫的三叔公,他能分得清坐落水边的书房、弯弯曲曲的桥沟、高大的榕树、草地上的黄牛……我每次作画,他总喜欢踱过来观看,这次,他的奖赏不再是为我讲7

个人骑 7 匹马的故事，而是告诉我古时候这里有一个很美很美的湖……

高湖从前确有一个湖，名字就叫金湖。

沧海桑田，金湖何处？现在我们知道村前的那片地叫“湖田”，田的南边叫“湖临头”，都与“湖”字相关，金湖即此无疑。

湖滨有一座佛堂，内祀观音佛祖，这佛堂可是大有来历，据《毅轩杂志》记载，它始建于明熹宗天启年间，落成后由时任晋江知县张鲁得亲自题额为“澄碧庵”。庵中植有攀枝树，每当花开时节，艳红的花朵点点洒洒在枝头，把这庵装扮得既典丽又时新，还有九龙吐珠、樟榕连理、筑巢引凤、鸡母石、通海井、金莲池等景物以佐其观。通海井至今犹存，俗称“相通井”；而金莲池又名洗墨池，是首任住持臻观法师洗笔之处，法师文武双修，尤精于书法，庵中楹联多出自他的手笔，泉属文人硕彦，常与之往来。崇祯年间，这庵堂重修并加以扩建，由当时的晋江知县金允治亲撰并书写《澄碧庵重修碑记》。此外，济南知府周明观、本邑廪生曾其五，先后为此庵题写“精神爽朗”的隶书匾额和“崇文尚武，弘法爱国”的山墙巨字。可见当时金湖之滨的诸多景观和庵堂中修文演武的禅风，因名扬遐迩而引来八方香火，留得鸿爪墨痕。

曾其五在《名僧录》中提到臻观法师圆寂后，他的传钵弟子玄祥法师既继承文墨，更发扬武事，广结四方豪杰，郑成功就是他的密友。南明时，他因暗助郑氏军饷，所以在清顺治十八年（1661 年），澄碧庵与泉州少林寺同时被清兵焚毁。不屈的玄祥带着 37 个僧徒随郑成功东渡复台，一路建功立业，至 92 岁时，圆寂于台湾碧莲寺。

若干年后，我的祖先们又在旧址上建造一座略小于澄碧庵

的斋堂，雅其名为“金湖堂”，俗称“菜堂”，当年的洗墨池被改称为“菜堂窟”，和尚也换成尼姑。香火又渐渐兴旺起来，至道光年间，知晋江县事保秦还亲题“福田法雨”4字，以赞禅风。堂主云霞尼师，文心妙笔，每有佳篇，时人争诵之。山水人文，妙尼高僧，无不都在映衬我这美丽的故乡！

着眼一座寺庙的兴衰，可辩证一个地方的沧桑轨迹。古时的高湖人，濒湖而居，耕作之余，或听臻观讲经，或随玄祥习武，生活简约，民风醇厚，与澄碧庵共沐在一幅如诗的水墨画中。后来，湖逐渐被围成田，而庵也缩之为堂，但岁时丰足、百姓安居，兼有晨鸡报晓、入学钟声、南亩秧歌、深夜蛙鸣，仍是一曲优美的田园交响乐。如今，制衣厂多了，门口田没了；车库多了，牛棚少了；有人玩电脑，没人唱童谣；高楼拔起，池塘填平，剩下的典当窟被废塑、碎布和煤渣挤成一条黑水沟，而桥沟已无清水可资回流；喇叭里播放着时尚歌曲，淹没了远处的蛙声；杀虫剂可以治害，连萤火虫也难以脱逃；日常用水，只要拧开水龙头便有，再也不见有人起早到井边汲吊。生活富足了，起居方便了，春风吹拂人面，雨水也接踵而来，因没有了可贮水的池塘，又因村人相信积水聚财之说，任意地把桥沟最末端的水坝加高，所以老天一降暴雨，这里便成泽国水乡！

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敬畏自然，他们因对科学的无知或少知而无可奈何地屈服于自然。后来的人，因知之有限，所以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给自然留下了斑斑伤痕！

高湖在哪里？

我朝朝暮暮寻寻觅觅，终于发现我的高湖既在今天，也在过去，更在我思接千载、心骛八极、想入非非的诗情画意里……天

更蓝了,水更清了,树枝头硕果累累,牛背上牧笛声声,舟车不排废气,人同飞鸟竞翔;美轮美奂的新楼群,沿着老村接厝头脊、西山脊依序而建,形成一座月牙状的村庄。学校、住宅、商界、厂区,泾渭分明,榕阴掩映下的空地上,绿草如茵,村前一泓澄碧,滋润着南边数百亩青翠欲滴的良田。桥沟沿岸,回廊曲折,古色古香。庵堂尚存,更加雅丽,和尚尼姑,修文习武,而且允许结为良缘……

我想,重新把故乡绣成图画,一定有可能,我相信,我们的后人会有这种智慧和能力。按照国学大师文怀沙“大哥”的“公岁算法”,我还只是个青年,还有很长很长的日子好活,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要做,还要看看孩子们努力建成的一个既充满时代气息而且永远如诗的高湖!

外婆家的围头湾

我景仰大山的庄严,我喜欢江河的活跃,可我的最爱是大海。

海,吞吐万汇,包容万物,它是巨鲸大鲨的广阔天地,也是许多弱势群体的栖居之所。我爱它不舍巨细、兼容并包,在深水在浅滩,在每个有波浪漫及的地方,养育它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子民,丰富了蓬勃了也美化了这个海的世界。

我家就在台湾海峡西岸,抬眼南望,几里外便是我外婆家的围头湾。从小看惯了潮起潮落、浪舒浪卷,喜欢听那海的粗犷呼吸和悠悠的低吟。蓝蓝的海水白色的浪花在灰蒙蒙的礁石和金黄色的沙滩上激起的声光影最使人动情,常常使我和它融为一体,进入那童话般智慧的世界,以及那超越忧患和恐惧的和谐的领域。

我出过海,乘过船,乘坐过豪华游艇,乘坐过万吨巨轮,还曾乘坐过竹排舢板机帆和渡船。我画过东海渔舟,画过南海椰林,我领略过渤海的风浪,眺望过黄海的烟涛,我到过新加坡港看两洋交汇,我更赞叹马尼拉湾的落日奇观。然而,与我感情最深,最常引起我思忆的,却是我外婆家的围头湾。

围头湾在晋江的最南端,东起围头半岛,西至南安的石井

江,跨越两个县,绵延数十里,与金门岛仅一水之隔。我外婆家的大门就朝金门开着。一条几里长的沙汕,从外婆家前面不远处自东往西笔直地伸向海中,犹如一把金光闪闪的利剑,将一湾碧蓝划成外海与内海,阻挡住外海那汹涌的波涛和暴戾的鲸鲨,保护着生长在内海的无数小生命。每当潮水退尽,这内海便成为一片热闹的滩涂,在这个黑油油的泥泞世界里有蚶有蛤有海螺有空豸,有沙蚕土龙花鲃和章鱼,还有螃蟹土蛄以及海菜和浒苔,港道里躲着沙虾,礁礁上长满牡蛎……这一带的牡蛎个头虽然不大,可螺翅乌黑,味道特别鲜美,风靡海内外的美食“螺仔煎”就数这边最为地道,此外,同被誉为席上奇珍的还有“土笋冻”与“烫沙蚕”。其实,滩涂里这些活生生的鱼虾蟹贝都是海鲜中的上品,个中滋味,只有懂行的人方才晓得。

讨小海十分辛苦,只算潮汐,不分昼夜,只看天时,不问春夏秋冬,有时寒风刺骨,有时酷日当头,海水又不能解渴,一双赤脚还常常被撒落在海道上的螺壳划破,伤口塞进又咸又涩的泥沙,那份疼痛,直透心窝!可这又是一门有趣的学问,因为水卒们的习性不一,居所各异,出没的季节又有分别,所以捕捉的手段和采用的工具都很有讲究,削螺用螺铲,耙虾用耙篱,还有网兜海锄和铁线钩,夜间作业,又须带上马灯或者手电筒。每逢春夏之交,平时活泼机灵的鲈鱼被暖风熏得如痴如醉,听辨踏滩人脚步声的反应也变得迟钝了许多,尤其是在夜里,一见灯光便自两眼昏花,认不清自己栖身的土孔,瞎撞一番后,没处躲藏便只好缩身就擒。身手最为敏捷的要数沙虾,耙齿稍一触动便就跳跃起来和你玩捉迷藏,这时你千万别追逐,否则满海飞奔也未必能捉住它,须待它再次潜入沙底方才看准痕迹出手。抓土蛄既要靠手

法,更要有好眼力,土蛄经常藏身于蠓石旁那被削蠓人踩烂的稀泥中,单留两支细细的短须和一对突出的小眼警惕地注视着入侵者,短须和眼睛都沾满稀泥,等闲之辈绝难发现,抓捕时尤不可迎面,最好从它的身后下手,不然它那双有力的大脚会把你的手指头夹出血来……农历三月廿三日是妈祖娘娘的圣诞,前后几天,大清早跑到水尾可捡到好多好多的无头墨贼,当地人称这种奇特的现象叫“墨贼拜妈祖”。墨贼就是乌贼,每当产卵期间,就得身首分离。这些被海水冲上沙滩的乌贼,味道逊于平常,可见没带点汗香的嗟来之食,永远不会鲜美,不会甘甜!

我从小爱海,又喜欢画海,这个留下我童年足迹的围头湾,很自然就经常出现在我的画页中。那时作画纯粹涂鸦,任凭自己的想象在海里增添渔船军舰鱼虾水卒和龙王夜叉。但不论画些什么,总少不了要有一幢小楼和一条横亘在海中的沙汕,因为小楼里住着我亲爱的外婆,而那长长的沙汕,更是我心驰神往的地方。每次看望外婆,给她老人家请过安后我便会迫不及待地直奔那去处,而且一玩就是大半天。

我外婆的家就在邻近围头的霞寮村,门外就是大海,沿着海边走 300 米就可到达沙汕。这里的海沙非常干净,不含尘埃,不会弄脏衣服。沙脊上的沙粒较粗,呈金黄色,往低处走越接近海面就越细白,到达海水漫及的地方反会有些黑色的沙末。据说这黑沙含有铁质,比一般沙子重得多,不易被潮水冲到上头,只能在水边形成一段段类似心电图中所显示的那种曲折的线条,偶尔还会有几颗圆溜光滑且又五颜六色的鹅卵石半露其间。这些令人爱不释手的鹅卵石是大海的另一种恩赐,它的杂质被海水洗净,它的棱角被海水磨平,就像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说的“不是

槌的打击,乃是水的载歌载舞,使鹅卵石臻于完美”。点点的鹅卵石镶嵌在不规则的线条之间,浑然成画,真是好看极了。沙汕的最远端叫水尾,走到水尾常常能捡到美丽的小贝壳,小贝壳里有时会蜗居着一种叫“寄生”的小小蟹类,因为太小,敌不过任何对手,就姑且把家安在贝壳里,谁知日后身体长大出不了壳,只好背负着小贝壳满地爬行。每捡到这种可怜虫,一种怜悯之心会令我将它放回海中,让潮水将它送到最适宜生存的地方……

海风习习,海浪滔滔,海鸥飞来,白云远去。我问大海:龙宫在哪里,像不像妈祖庙?大家都说东海龙王的三公主很漂亮,她为什么没嫁给哪吒?东碇岛上那一闪一烁的灯塔,是不是夜叉眼睛里发出的电光……风把我的问话传入海中。海的回答,声音如同滚雷,我听不懂,便问过往船只。船上吹响海螺,惊得海鸥呱呱乱叫,舞动翅膀飞向远方。远方的海连着蓝天,天上的云,时而幻出孙悟空,时而幻出猪八戒,反正你想到谁那朵朵的云团就会变出谁来,有的露出一个头,有的挺起大半身。我坐在沙滩上看着他们一个个像走马灯似的从金门山的上空飘过,一颗收不住的童心一会儿随着云彩飘上天空,一会儿又乘着海风飞向大海,飞得很远很远,飞进海底的神话殿堂……

夜里,户外哗哗的潮声再次将我的好奇心逗起,久久不能成眠。我问外婆:

“海有多大?”

“天有多大,海就有多大。”

“可对岸的金门离咱很近!”

“金门的前边仍是大海,一直通到台湾,通到吕宋……你外公就是从这里乘船过海去吕宋的。”